



陆国强在创作中融入了菏泽牡丹文化元素，牡丹形象随着刻刀“绽放”在蛋壳上，成就了永不凋零的艺术之花——

指尖耍刀艺 蛋壳也开花



这是一个悠闲静谧的午后。拈一管羊毫，在一纸素宣上轻慢挥洒，笔锋与宣纸的摩擦，发出爽利的“沙沙”声……此刻的灌砚斋更添几分幽静，这是我最欢愉的时刻。

灌砚斋的北墙，悬挂一幅平尺小品“书画缘”。这是多年前孙伯翔先生题赠予我的。每每观赏这幅作品，我总在想，书法于我而言，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我出生在黄河入鲁第一站——东明县焦园乡黄河岸边的一个村子。20世纪60年代，在那个偏僻贫穷的乡村，父辈们整日为防范黄泛而操心、为寻求温饱而奔命，谁有闲心去写写画画？哪有什么艺术可言？

要感谢我的爷爷，这是一位乡间难觅的文化人。依稀记得，在我七岁的那年春节，爷爷在院子里为乡亲们写春联。我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爷爷看到我，欢喜地喊道：“来帮爷爷扯纸。”我挤过人群，扯住红纸的那一刻，心里瞬间有了莫大的成就感。墨香扑鼻，纸红映眼。爷爷的一笔一画，让我羡慕不已，怦然心动。

幼小的心灵里，在不经意间，种下一颗随缘而至的种子。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注定让我走上不一样的人生路。

读小学后，我开始跟着老师学描红、写大字。课余，趁着割草放羊的间隙，跑到村外的黄河滩里，以地为纸、手指作笔，在平整松软的胶泥滩地上写下对未来的梦想……

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兴起了书法热潮，一时间流派迭起、名家林立，书展赛事繁多。像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正赶上中国书法风起云涌的时代，受此感召，我也是心怀豪情、跃跃欲试。但自知天资愚钝，更何况生活于地处文化边缘地带的县城，自然不敢有“非分之想”，唯有勤学苦练方可立足。我先是拜东明名贤李温良先生为师，后又得到河南书法名家毛秉乾先生亲炙。及至后来，相继研修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画院，又北上南下拜谒几十位国内一线书法名家，方才打开了眼界，渐渐领悟到书法艺术的精深与玄妙。

我曾在《学书感言》中说过，书法对我来说，一不为养家糊口，二不为晋身之阶，就是一种爱好，发自骨子里的喜爱，所以才能几十年如一日。那些年，我放弃了朝九晚五的安稳生活，婉谢了个人进步的难得机遇。那些年，曾经与一帮书友自发组织“书法沙龙”活动，在畅所欲言的激烈碰撞中不知东方之既白；曾经与同道书友到北京租住在狭小的地下室里，白天请教老师讲解，晚上秉烛练习，往往通宵达旦；曾经节衣缩食，为了节省几毛钱的车费，扛着一摞书步行十多公里；曾经囊中羞涩，为了买临习资料，不惜花掉本该给孩子买奶粉的工资……那些年，苦过、累过、烦恼过，也彷徨过，但我从未后悔过。只因儿时的梦想，更因书法的魅力。现在想来，我要感谢青年时代的自己，也要感谢那些一路相携的同道们，我们都怀揣着一颗永恒的心。

如今，曾经付出的一切，终于换来了应有的回报，让我的内心更加丰盈，也让我的人生更加多彩。这是因为书法让我学到更多可贵的精神品质。在李温良、张剑萍、谢孔宾先生那里，我学到了逆境不坠、卓然而立的人生态度；从孙伯翔、李刚田、李胜洪、张爱国先生那里，我学到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追求；在启功、魏启后、刘艺、邓嘉德先生那里，我体会到了稳健练达、睿智博爱的人格魅力；在蒋维崧、沈鹏、华人德、石开先生那里，我领悟到了言可诱人、光可鉴物的人性光辉；在毛秉乾、李荣海、刘守安先生那里，我感受到了情系故土、泽荫桑梓的家国情怀……更是因为书法，让我深深体味到父母的慈爱和妻儿的挚爱。所有这些，都是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创作动力。

这些年来，我始终虔诚地学习经典法帖，以提高书法之“技”，同时也格外注重外在修为，丰富修养见识，不敢有一丝懈怠，唯恐迷失自己的艺术初心，辜负这“天赐良缘”的命运安排。

冥心孤诣，不顾众哗。书途跋涉二十载，滋味万千，冷暖自知。遥想当年的垂髫之童，而今已华发染鬓。细数过往，感慨系之。遂作诗一首，聊以抒怀：

韶光何荏苒，壬寅逢花甲。
不觉老将至，唯晓知无涯。
涉笔或成趣，韵流任锋发。
秉风常解怀，菜根不须嗟。

本报讯（记者 焦同帅 通讯员 王建军）近日，由鄄城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鄄城县文化馆、鄄城县梅花拳协会承办的省级非遗优秀项目“梅花拳”进景区展演活动在孙膑旅游城景区开演。

活动中，鄄城县梅花拳协会获得“武术文化传承先进单位”荣誉称号，鄄城县梅花拳培训基地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教育基地”荣誉称号。

展演开始后，一百余名拳师依次表演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鄄城梅花拳。大家时而切磋武艺，时而亮拳献技，时而右腿直立支撑，时而左拳变掌向右划弧于右肩前侧，时而稳如泰山又宛若雄鹰展翅，精彩表演引得游客纷纷惊叹，大家对精彩的梅花拳展演以热烈的掌声。

近年来，鄄城县文化和旅游局深入推进文化“两创”，通过开展文化惠民活动、“非遗”“六进”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不断助力全县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感知、体验中了解鄄城“非遗”文化，有效丰富了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



吾心永华

□ 翟永华

近日，一场趣味横生的花艺文化培训在成武县文亭街道古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行，花艺老师带领社区妇女们走进花的世界，感受花艺魅力。本次活动通过“理论+实践”的方式，将文明知识与菏泽文化、花艺文化相融，推动文明生活方式深入人心，让居民群众在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不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记者 李若生 摄



贞正内积 芬华外扬

——访单县非遗项目锡包紫砂壶技艺传承人黄寺新

单县园艺街道胜利路东段新村一街的一处老院落，56岁的黄寺新默守“工作室”数十载，专心承续祖辈传下来的老手艺：锡包紫砂壶。

锡包紫砂壶包括新壶装饰、破壶修复。前者是在壶的外周用锡片包裹，再在锡片上刻画铭诗；后者将缺失破损的嘴口、盖纽及壶等多以锡、玉、木接壤，还可于其上嵌字作画，旧貌换新颜，凸显高雅别致。

清朝光绪十三年，黄氏一官宦将锡包工艺由宫廷带入民间，开启了黄氏锡包壶技艺的沿袭传承。其第四代后嗣黄寺新创立了单县唯一一家锡包制壶家庭作坊，将紫砂壶外层整体或壶底、壶嘴、壶盖、壶把等局部贴上锡片，通过熔化、压片、造型、打磨、焊接等十几道工序，刻画蝙蝠、金蟾、元宝等主图案，并于底制作花瓣、葡萄、云彩等纹饰，通体呈现传统文化的吉祥元素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黄寺新介绍，锡包紫砂壶制作技艺相当复杂考究，缺盖、断嘴、开裂等不同程度破损的紫砂壶，经其精益求精的技术、变幻莫测的工序和耐心细致地修饰，壶主人的心境与情愫跃然其上，更加显得弥足珍贵，得以流传于世。

黄寺新自幼受到爷爷的耳濡目染，少年得到父亲的言传身教，对锡包壶技艺情之所钟。独立“门户”40多年来，经其手制作、修饰的紫砂壶超过1000把，其中多是名品精品，被百余名文物爱好者收藏、传承。

今年5月，黄寺新的锡包壶技艺被列入单县非遗项目保护名录，其名气越来越大，不少壶友慕名而来，寻求老物焕彩。“客户赏识的是祖辈传下来的好手艺，这说明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还有生命力，值得发扬光大。”黄寺新激动地说。

这些年，黄寺新摒弃老规矩，坚守自己的底线：只修旧壶，不饰新壶。他认为，新壶修饰是画蛇添足，不足为奇；被旧紫砂壶修饰后，可以说是重获新生，更富有文化味道！

“经营这样的老手艺发不了财，但不能没有传承，看到孩子愿意学习、乐意帮我，我感到很欣慰！”黄寺新高兴地说。

文/图 记者 刘厚珉



黄寺新和妻子陈雪平展示自己的得意之作



▲黄寺新展示刚修复完成的一件紫砂壶的壶盖
▲黄寺新对完成壶嘴修复的作品爱不释手

鄄城县：「非遗」进景区 「景」上更添花